

我的植物家族（组章）

姜华

玉米

把种子扛在肩上，让信仰在头顶开花。这些人类的故交，大地的恩赐。这些北方的土著，在农业里出尽了风头。不炫耀、不张狂、不显山、不露水。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一身乳香，安静如孕妇。不需要打广告，它们的名字就是品牌。短暂的生命里，只有奉献。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从地面到天空。就像先辈们，根植土地，悄悄地来，悄悄地去。

秋天，在我的乡下老家，玉米在田间站成的方阵，像训练有素的士兵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嫂同玉米一起，从夏到秋，从种到收，要熬过3个多月的高温、酷阳、暴雨、狂风、病虫害。还有自然的、人为的灾难。它们中的一部分不堪时光的折磨相继死去，大部分顽强地生存下来。像野草，更像草民。都有一口好牙齿，咬碎并消化生活中的苦难、无奈和忧伤。永远生生不息。一生都在追赶阳光、雨水和季风，高扬着不屈的头颅。玉米，我的好兄弟，大自然无私的馈赠。玉米的品质，代表着烟火的高度。这个秋天，在故乡一块玉米地前，我深深地伏下身子。更远处的青龙山上，埋葬着我的先人。

向日葵

辽阔的乡间，向日葵高举着受孕的胎盘奔跑。柔软的阳光照在胚胎上，胎儿粒粒饱满。挺着沉重的身子，向日葵像一位足月的孕妇。追赶阳光，接受季风和雨水的洗礼，头顶一盘金黄的太阳。谁在田间执灯，照耀万物生长？田野温馨得令人窒息。一棵小草走过来，同向日葵悄悄对话。周围的邻居，玉米、土豆和高粱，都是些低调的植物。还有那些蝴蝶、蜜蜂和蜻蜓，把爱写成励志文章，发表在田野上。成长的季节，向日葵扬起头来，聆听骨头拔节的声音。在风雨中，向日葵扶起周围跌倒的兄弟，一起采集阳光、雨水和爱。低调、谦卑地生活，健康快乐地成长。在秋天，成熟的季节，它们一个个关闭自己的声音，低下头去。向日葵，流传在土地上的行为艺术。一生都在追着太阳奔跑，故事密不透风。抬头是一种姿态，弯腰，更需要一种修养。向日葵，不需要修饰，在乡下，它就是一种普通的植物。阳光、青春、高贵，一尘不染。有信仰的人，不问出身。

莲

九孔之莲，像眼睛，日夜在水下睁着。一只蜻蜓站在地头上，像一枚花卡子。像一位修行者，把天线伪装成叶子，让精神点化为花。伸出水面的触手，接受阳光、雨水和文人们的修饰。七月，我刚从《爱莲说》里走出来，又与一枝荷，相逢于鲤鱼山南。那些行走的汉字，显然山穷水尽，它们无力举起，一片带露的荷叶。千亩荷塘，在水面上摇曳。我却搜不出一粒表达的珍珠。

荷塘无语，谁能看透水下深藏的孤独和忧伤。

一枝年幼的莲，正在努力钻出淤泥。我也想一世清白，远离世俗里那些阴暗、诱惑和弯曲。可是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抓着我，让我白天快乐，夜晚绝望。有一只脚，陷在淤泥里，藕断丝连，难以自拔。一枝荷站在我的上空，像灯塔，恰好离地三尺。我躲在它的阴影里，恰好。菩萨手执净瓶，端坐在莲花之上，普度众生。佛说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

水稻

临水而居的水稻，农业里远古的图腾。这些从南方北迁的移民，集体涉水而来，把种子举在头顶。靠顽强和毅力，战胜干旱、虫害、疾病天敌。长年在野外生活，水稻像父亲一样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。山雀、青蛙、泥鳅、蝴蝶，都是它的好邻居、好朋友。它们在一起唱歌、跳舞、游泳，甚至争吵，宛若一个小小社会。手挽四季的父亲，是它们的头人。生长的季节，稗子同样出众，它是水稻唯一的情敌。稗子总是被农人一次又一次清屏，或赶走。像赶鸟。夏天，水稻从容不迫，追着阳光、雨水和季风，发疯似的向上生长。秋天，头顶果实的水稻，沉默不语，虔诚地低下头来。这是对天地的敬畏，也是对大地的感恩。水稻无言。金黄的田野，再一次把我牵连进遥远的往事。饥饿的年代，新米饭的清香，雕刻在了我童年的梦里。很遥远。旧时的头光，挂在树梢上，像一把割稻的镰刀，闪闪发光。今天的米饭，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而水稻，亦然年轻。子孙满堂，生生不息。一粒陈年稻壳，卡在了我的咽喉里，留下了一段凄惶光景。有水声，从我的夜晚流过。

土豆

圆圆的身子，像足月的孕妇。土豆，憨厚的品相，浑身长满了眼睛，把小小的心思藏在土里。在板结的春天脚下，土豆，一颗优秀的种子，在父亲的期待里潜伏，等待突围。四野空明。土豆秧，不需要篱笆。充满情感的触手，长得很有尺度。把肤浅的东西伸出地面，寻觅知音、感觉和阳光。寻觅爱情、雨水和石头。绕过田间的秧子，头上举着白花，它在向人们昭示什么。在我家乡密集的农事里，记载着土豆家族的兴衰。春天，我看见土豆弓着腰，从高山上下下来，一身泥土，像负重而行的父亲。秋天，怀思的土豆，挤在一起取暖。当我们满怀期待，认真地刨开地表，发现，真正的智慧就在下面。拾起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兄弟，我们需要弯腰。对农人们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不断被复制的季节。土豆，在父亲菜色的脸上开花。父亲，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花。我在母亲瘦弱的秧子上开花。

柿树

站在地头上的柿子树，像一尊大地上的雕塑。身上的叶子和果实，已在秋天出走。闲下来的柿树，像一位老农，站在地头上，深情地凝望脚下空寂下来的土地。火热的季节远去，鸟雀声远去，子女们纷纷远行。深秋里的柿子树，站在田野里。孤单、执着、无语。树梢上，仅余一枚柿子。灯笼一样，把灰暗的田野照亮，给黑夜指路。裹紧身上衣裳，慢慢追忆生长的欢乐、痛苦，把怀念留给风去诉说。少时的伙伴、同窗、朋友和邻居，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事件中，相继离去。伸向空中的手指，妄想抓住什么。满足还是内疚？苦难还是幸福？一棵垂暮的柿子树，站在深秋里，慈祥如佛。多像我逝去的父亲。秋风正紧，卷起一片叶子，又一片叶子。像天书。

高粱

顶天立地的植物，在头顶上抽穗扬花。这些红脸膛的北方大汉，个个身材挺拔。不选条件，不挑地块，不用农药和添加剂，搬到哪里都能发芽。更像丰乳肥臀的女人，繁殖力极强，子女多，后代也多。从不卖弄自己。哪怕永远比我高出一头。粗茶淡饭，也能喂养雄起的北方。独有的品相，注定成为一代大家。出过国，扛过枪、留过洋。拍过影视，上过专著，获过大奖。成名后的高粱，从来没想过修改自己的名讳和基因。从来没打算离婚，遗弃自己的爹娘、妻子和儿女。这些北方列兵站成的巨大方阵，让北方惊叹，让国人惊叹，让世界惊叹。这些北方的土著，北方的品质，北方的魂，北方的精神。黄土地、黑土地一样厚实的历史，深不可测。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昭示着一个民族的图腾。

南瓜

蔓有多长，梦想就有多长。长在农事里的南瓜，一生都在修行。播什么种，结什么瓜。忠诚是唯一的信仰。不相信命，却认命。一辈子都走不出宿命。喇叭一样的花朵，是它向外面倾诉的通道。绕过地头的秧子，坚定地走向远方。硕大的叶子下面，往往隐藏着秘密和惊喜，或大或小，或长或圆。像月光，圆缺在母亲脸上。母亲在的时候，给每个南瓜都起有小名：胖墩、丫头、歪脖、圆脸、麻子。四十七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母亲被一条南瓜蔓绊倒，再也没有起来。那时候，我十岁，弟弟五岁，他还没有学会疼痛和哭泣。南瓜花哭了。合上了花瓣，泪飞似雨。一生平凡的南瓜，在饥荒年代，救过无数人的命。南瓜，农人的好兄弟。我是母亲藤蔓上结出的一枚苦瓜。

凤凰古镇

史飞翔

最近，我先后三次深入秦岭腹地，实地考察了商州、洛南、镇安、柞水等几个区县。一连三次的商洛之行使我获益匪浅，让我从事多年的秦岭终南山文化研究突破了瓶颈，提升了境界。我从商洛的山山水水中得出了两点重要启示：其一，研究秦岭终南山文化不能只盯着秦岭北麓，还应该关注秦岭南坡，也就是陕南三市，要将秦岭终南山文化置于整个大秦岭的视域中来整体观之；其二，陕南三市中尤以商洛最为典型，商洛是唯一一个全域都处于秦岭怀抱之中的地级市，被誉为“秦岭里最美的地方”，堪称是“秦岭之门”“秦岭之光”“秦岭之心”。

柞水，是我最早接触的商洛之地。多年前，应《延河》杂志之邀，我在柞水作过一次文化交流。活动结束后，游览了柞水。印象中柞水县城不大，人口也不多，一条乾佑河从县城中间穿过。河堤两旁长满了柳树，袅袅婷婷。河中有高高筑起的一道道塑胶拦水坝，错落有致。县城如同小镇悠悠慢慢，生活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，充满了诗意。早上起来，地湿漉漉的，夜里刚下过雨。一大早就有农民挑着担子，两头是各种绿生生的新鲜蔬菜，他们并不叫卖吆喝，只是蹲在那里，自有人上前来买。买菜的多是些年轻貌美的少妇，花花绿绿，摇曳生姿。整座县城可用三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：小、静、慢。后来我才发现陕南的县城大多如此，都处在一个盆地或是地势低洼处，都有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，有很多花草嘉木，生活着许多俊男靓女。

柞水有两个地方是必须去的：一个是牛背梁，一个是凤凰古镇。牛背梁我先后去过三次，其中有一次是和女儿一起去的。那次我们一直登上了高山草甸。蓝天白云，青山绿黛。崇山峻岭之下，有风吹过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。还有一次是雨中登牛背梁，蒙蒙烟雨，山色青翠，雨中的牛背梁别有一番风味。沿着山路，拾级而上，一步一景。举目望去，群山环绕，绿水中流，一切宛若仙境。雨中登牛背梁，那种“攀

山将磨志，瞰海能忘忧”的感觉，那种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喜悦，那种“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”的境界真是让人刻骨铭心。

柞水的另外一张旅游名片，那就是凤凰古镇。凤凰古镇，我去过不下四五次，每次去都有新发现，每次去都有新感受，百看不厌。走在那幽幽的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，看着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面、老作坊以及家家户户门前悬挂和摆放着的腊肉、灌肠、蜂蜜、香菇、木耳、豆腐干、苞谷酒等各色山货以及油糕、麻花、酥饼等各种美食，让人禁不住升起一种红尘烟火、人间值得的小欢喜、小确幸。凤凰古镇上至今仍有许多老手艺人，他们剃头、磨刀、榨油、打铁。街口拐角处有两家铁匠铺，门对门，面对面，几十年相安无事。清脆的打铁声，四溅的火花以及炉前跳动的人影和谐美好。打铁的是位老人，魁梧的身材，古铜色的脸，胸前挂着一个脏兮兮、油腻腻的帆布围裙。我上前询问：“老人家贵庚？”答：“七十五。”我说：“那您可真是硬朗。”他挥挥手：“老喽，干不动了。”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人生三苦——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”说完，扭过头继续挥舞起手中的铁锤，铛——铛——铛！那一瞬间，我的心突然扎了一下。凤凰古镇之所以美，之所以吸引人打动人，在于它能将最古老的历史与最现代的时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既古老又时尚，既传统又现代。漫步凤凰古镇，时光仿佛仍在倒流。一切都是那么慢、那么美。漫步凤凰古镇，你整个人都会变得悠然闲适起来。未了，脑海里，突然浮现出苏东坡的那首词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毅纹平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



夏果飘香

远洲

七月是水果成熟的季节，市面上，果农先后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果实摆在街头巷尾叫卖，青色泛黄的桃子、红艳艳的桃子、红白相间的沙果、水灵灵的葡萄等。尝鲜的人们纷纷围聚在水果笼子前问价还价，挑挑拣拣，然后拎一袋子飘香的水果兴冲冲离去。妻子爱吃桃子，家里的果盘上从来没有空过。她买回了桃子和桃子，午休起来，洗净削掉果皮，我们就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开始享用了。两个人吃着吃着，就开始议论起了果子。妻子是在新疆出生长大的，常常说新疆的杏子、梨、哈密瓜、葡萄如何如何好，这的水果怎么吃都觉得味道寡淡。我说，过去也有好吃的水果，只是你没有吃过，一种是万湾的桃子，一种是赵沟的仙桃。

先来说一说万湾的桃子。我在十岁左右，大人将我从小城送回老家万湾，在老家上学的几年里，桃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童年记忆。万湾地处镇安景区之丹江南岸，也是个小小的盆地，除少量的田地土质肥沃，多数土地都是沙田。正是这种沙土，孕育生长了桃子树。春夏多雨，雨落沙田，便生成了雾，浓浓淡淡的雾笼罩着一片一片桃子林，也滋润着枝头拇指蛋大小的青桃子，几场雨过后，桃子长得如絮子一样结满枝头，每一枚桃子上都悬着一颗露珠，一串串晶莹剔透。桃子喝足了水分，在太阳的暴晒下渐渐长大，由青变白，由白变黄，由黄变红。上面还带着薄薄的一层天然粉黛，粉嘟嘟像美人的面颊。桃子成熟后，连叶摘下，绿映红梅，鲜嫩欲滴，清香扑鼻，看上去就不是简单的望梅止渴了，而是能激发一种即刻的、急不可待的食欲。用牙一咬，果肉肥厚，满口生津，酸甜可口。鸡蛋大小的桃子，梅核居然小得出奇，里面几乎全是果肉。万湾的桃子分花梅和黄梅，花梅呈红色，黄梅呈黄色，花梅以甜见长，黄梅则酸甜兼备，两者吃后都有一种鲜橘的味道。万湾桃子是出了名的好，果农把桃子担到县城卖，还担到几十里之外的商州城卖，回来后就说，人们只要听说是万湾桃子，就会围上来，

不一会儿桃子就被一抢而光了。因为万湾桃子出名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万湾一个在商洛剧团唱旦角的戏剧表演艺术家，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梅子红”。坊间也有传说，万湾桃子在清朝就很有名，每逢镇上成熟季节，都要给地方衙门馈赠。1986年，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一本《商洛特产》，我应邀为其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万湾桃子。由此可见，万湾桃子已不仅仅是一种水果了，它蕴涵的甜美汁液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记忆中了。赵沟仙桃在记忆中有小碗口那么大小，一半青里泛白，一半白里透红，桃尖就像心尖，一颗桃就像一颗心。它个大、核小、肉厚、汁饱，味道浓郁香甜，脆生生的桃肉里包含着糖分，色泽红润鲜丽，咀嚼齿颊留香，回味无穷。它的显著特点是果肉和果核不粘连，红红的桃核就像桃仙子一样隐居在桃心，桃核纹理清晰，上面不粘一丝果肉，吃完后只剩下一枚干干净净的果核。

赵沟仙桃有一个传说。传说赵沟北面有个山岭叫啞胡岭，当地人一般把桃核叫桃胡。相传孙大圣大闹天宫，王母娘娘派人捉拿，大圣在慌乱中逃跑，而嘴里的桃胡来不及吐出，便噙在喉咙里，情急之下，他连咳几声，将桃胡吐落，正好落在商镇北山的一个高岭上，不知过了多少年这枚桃胡发芽生长，自行繁衍成了一片桃园。当地人为了纪念孙大圣，就给这座山岭起名叫啞胡岭，而啞胡岭下有条沟就叫赵沟，桃园繁衍到赵沟，从此赵沟仙桃就慢慢出名了，也成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美好记忆。

时代在发展，万物在演进，如今的万湾桃子、赵沟仙桃，再也吃不出当年的美味了。我常常为之纳闷，是物种在进化中丢失了原有的甘甜，还是在所谓的科技发展中改变了基因，抑或是人们为了盲目追求产量，使用了其他手段。就这两种水果而言，我也常常感慨，为了发展经济，难道真的要以某种牺牲为代价吗？那样岂不是本末倒置了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76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